

棧雲峽雨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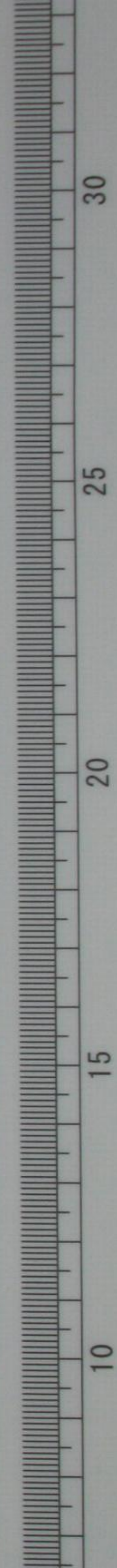
上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4

1



序 題 辭 跋 評

稜 雲 峽 雪 記 井 田 集

三條相公 伊藤公 副島公 勝公 長岡公 重野成齋

川田甕江 藤野海南 長三洲 井上毅 岡松菴谷 中邨敬宇

四谷穗峯 三島中洲 草場船山 土井贅牙 大槻盤溪 那珂梧樓

萩原西疇 大沼枕山 小野湖山 阪谷朗廬 木下梅里

李氏中堂 曾湘鄉侯 俞氏 高氏 李氏 楊氏

方氏 齊氏 于氏 吳氏 程氏 蔡氏

葛氏 劉氏 劉氏 毛氏 薛氏 鍾氏

強氏 徐氏 劉氏 毛氏 薛氏 鍾氏

豐 陽 齋

筆 下

聖煙

明治戊寅冬日

寒美題



學問水光山
民俗土宜真



色好文章

伊藤博文



叙

光緒三年歲輔山西河南饑其
明年日本井居士竹添進一實
來饋餼以粟余既感其意而謝
之就与語閱報無涯淡蓋萬雅
幼學士也既乃眎余文稿一卷抗蘇

遊草一卷棧雲峽雨詩草一卷棧
雲峽雨日記一卷讀竟敘其簡端
曰古之以文章傳者得山川之助
而益奇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
川其文豪宕有逆氣杜子美崎
嶇秦蜀峯可喜可愕之境悉

寄之於詩蓋山川之靈不能終
閟而士蘄有以自見或抒情紀事
鏡刻萬彙不獲山川之助亦無以
擴其趣而孕其奇也居士生東國
徧遊境內名山水浮海至中華
登之眾山濟於大河再適吳越故

墟泛舟西湖返過太湖之包山北抵
東師西訪洛陽長安古帝王之
都入蜀沿江而下至夏口乘輪艦以
達海凡所歷太行嵩華終南之
高峻函劔閣棧道之險瞿唐巫峽
荆門洞庭之驚濤莫不近觀函

矚躬攬其勝故其文含咀道味瑰
辭奧義間見疊出其詩思騫韻
遠擺脫塵垢不復近人之藩豈非
以所閱者博得山川之助者多耶夫
六千襟抱廓然異於人故能躡
躡遠遊若是其勤且果也余又問

海東舊國在俗近古其傳有先
秦以來未見之書其士多恢奇博
辯法道世獨立徜徉巖壑以
頤其志居士儻即其人歎抑有
遜跡沈影不可得而見者歟居士
為我告之方今兩國文軌相同往

來相通畛域之分非復曩時比
繼自今有踵居士而來遊者余將東
嚮連客延之上座一叩其胸中
之奇也

大清光緒四年戊寅六月

欽差北洋通商大臣太子太保文

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
伯加駙都尉世職合肥李鴻章敘



文章家排日紀行始于東漢馬第伯
封禪儀記然止記登岱一事耳至唐
李習之南行記宋歐陽永叔于役志
則山程水驛次第而書遂成文家一體
然其書頗略聊存游跡而已未足模範

山川鑿劃造化也夫吾人北轅南枹東
囊晨征車行則鞿馬鈴騾舟行則檣
舄水狗此豈細旃廣廈可以仰屋梁
而著書哉又况游覽所至未必能如
惠施之載書五車自隨某水某山不
過問郵童而諮津吏而欲考訂古今

窮極原委抑又難矣

竹添井井以東國儒官來游中土又

非生長於斯者比余初以為游屐經
臨不過吟風弄月排遣旅懷耳乃讀
其所著棧雲峽雨日記二卷則自
京師首塗生直隸河南陝西而至四

川又由蜀東下道楚以達於吳縣歷
九千餘里山水則究其脈絡風俗則言
其得失政治則考其本末物產則察
其盈虛此雖生長於斯者猶難言之
而
井井航海遠來乃能於飲風衣日之

際紙勞墨瘁之時歷歷指陳如示諸
掌豈易言哉是足以觀其學識矣
井井重意氣喜交遊在海外知余之
名及至中土訪余於杭州詰經精舍
不值又至吳下廬廬春在艸堂始得
修相見禮而以此問序焉因書此

詒之

光緒丁丑夏四月曲園俞樾



古來九能之士有所謂山川解說者非徒紀遊
歷之勝侈見聞之多模山範水已也蓋必有閱
繁寄託之語焉 日本 竹添漸卿先生其知之
矣漸卿前以公事至京師今來過予出所著棧
雲峽兩日記見脈乃其去年自京入蜀一百十二日
中所記也予讀之歎曰此非通人不能作矣於范

政能吳船錄陸務觀入蜀記之後獨開生面者其
言有倫次條貫視潘安仁西征賦遠勝而女體物
感時筆外有筆則更有鄴善長水經注之遺偉
矣哉中國能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抑予又有感
焉夫綜覽形勢而知其險易詳核古蹟而證其源
流周諮乎土風之否臧勳察乎物產之哀旺此皆不

徒以遊歷見聞相誇耀者然而學士大夫生長中土
猶嗔嘖難言之況異國之人乎今觀日記一書叙次
該悉無美不臻而於世道人心之故尤三致意焉斯
女國繫也大矣妙女寄託也深矣兩卷書傳羣
英心折然則古之所謂山川能說者不於是乎在哉
漸卿善詩文著述甚富是編也譬諸鳳之一羽

融之一鑄可以窺見全體於其將歸書數語質
之亦敢云序也

光緒丁丑夏四月

嘉善鍾文孫書於上海滬業書院



自序

清國通貨有銀焉耳有銅錢焉耳如楮幣則獨翩翻于通
邑大都亦不過市井間藉以資貿易而富商大賈擁財連
肆與綠眼紫髯之徒爭鉅萬之利于市者往往相望乎濱
海所出貨物常倍徙于所入畏負債於異邦不啻猛獸洪
水凡諸器翫之來自海外足以悅目適體者如盲之於色
如聾之於音曾不過而問焉獨舩艦火器與夫行陳之方
鎔化之學因西人所創作漸棟而取之方今之時謀富強
之術益莫善焉余足跡殆遍于禹域與其國人交亦衆矣

君子則忠信好學小人則力競於利皆能茹淡苦攻百折不撓有不可侮者但舉業囿之於上苛斂困之於下以致萎蕪不振譬之患寒疾者為庸醫所誤荏苒彌日色瘁而形槁然其中猶未至衰羸藥之得宜霍然而起矣世或有蠱惑之疾深入膏肓而張脈憤興自以為強健者令越人見之將望色而走以彼視之其得失果何如耶是觀風之所以不可已也抑茲冊子從足之所至目命筆應而成焉特留鴻爪於雪泥而已故題曰棧雲峽雨日記吁棧之雲峽之雨觀風云乎哉



棧雲峽雨日記上

大日本熊本 井井居士竹添 光鴻 漸卿

明治八年乙亥十一月余從森公使航清國駐北京公館者數月每聞客自蜀中來談其山水風土神飛魂馳不能自禁遂請於公使與津田君亮以九年五月二日治裝啟行即清曆光緒二年四月九日也館中諸友送出正陽門至西河沿而別君亮與余同鄉嘗遊米利堅三年頗通西籍余初未相識今乃締交海外又携手作萬里遊遇亦奇矣
三日車馬未備頓西河沿

錢徵曰發源便佳

中洲三島穀曰奇遊故遇合亦奇

棧雲峽雨稿

卷之二

棧雲峽雨稿

桐雲吳大廷曰亦曰燕南趙北之橋

桐雲曰如讀孝疾風土記亦知道元水經注通篇均當作如是觀不得概以遊記目之拾樓那珂通高曰東西二淀水是水脉歸宿亦是文脉歸宿

四日、雇北京人侯志信為導、出西便門、門在外城西
北隅、過白雲觀、即元太極觀遺墟、祀丘真人、建寅月
十九日、都人集賽、號曰燕九節、抵盧溝橋、橋長二百
餘步、石欄刻獅子、頗壯麗、燕都八勝、盧溝曉月、居其
一焉、盧溝一曰渾河、又曰黑水河、蓋挾雁門雲中應
州諸水、穿西山而來、又東至永清朱家莊、匯于東淀、
其上流束於山峽、勢尤迅疾、既出山、地平土鬆、餘勢
所激、遷徙無常、元時稱為小黃河、康熙中疏濬、賜名
永定河、古所謂無定河、桑乾河皆是、賈嶋詩云、無端
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顧余在燕京、朝夕所

成齋重野安繹曰自永定河轉賈嶋詩自賈詩遂說出旅况妙

見山揚峴曰金史謂之劉李河

接皆我邦人、疾病相扶、憂患相恤、不復知身在異域
也、今乃獨與君亮寥寥、遠行欲無浪仙之感、得乎宿
長新店、
五日、過良鄉縣、縣南三里有樂毅墓、抵琉璃河、古聖
水也、船舶輻湊、號稱要津、橋側有鐵竿、長三丈許、不
詳為何代物、將入涿州、城東有拒馬河、架石橋、長百
二十丈、宏壯無比、拒馬發源易州廣昌涑山、東流至
房山鐵鎖崖、分為二派、一東入涿州、合琉璃河、過新
城而南、一南入涑水、經定興、合易水、歷楊村而東、二
派至白溝店、又合為白溝河、匯于西淀、宿涿州、涿州

即涿鹿黃帝故都

六日經定興縣渡易水見數馬馱煤其品極佳易州所出又見大車載鐵出獲鹿縣質良蓋甲於天下但

鋼則不如蘇州之美云宿北河

西時曰揭筆極敏

七日渡雹河抵安肅縣從此以西絕無杭稻以麩充

食過荊軻故里渡徐河源出五迴嶺合清苑河及雹

河匯于西定抵保定府宿焉保定即隋時清苑及石

晉割屬契丹曰秦州清苑河通焉大抵東北民情而

土地荒蕪至此則田疇井然老幼皆舉趾

八日抵方順橋即祁水下流也蓋滏河一支自唐縣

甕江川田剛曰石炭曰煤余見之於魯曝雜記蓋此京地方多產焉西洋人之所以垂涎也敬字中村正直曰英國物產惟煤鐵二者支那并出金銀銅何其物阜民殷也

磐溪大觀崇曰古雅約潔其源出于貨殖傳紫微蔡爾康曰帶叙帶補絕妙剪裁

甕江曰清風店是明時石氏之戰場作者為風塵所眩不能詳覽其形勢可憐桐雲曰覺地獄變相無此駭人

東分為廣利渠達于保定祁水自西來注于渠當唐縣保定之間丐人載路見客則遮前尾後啾啾乞哀如秋蟬咽樹過光武故城謁帝堯廟抵望都縣縣城東隅有堯母陵出城則大風揚塵目眩不能視與君亮擁被卧車中車夫忽呼曰清風店至矣起顧車夫則鰲面變為斑白目光炯炯如惡鬼不覺失笑遂宿晚小雨不能潤土膏北地自去年十一月不雨清帝遣大臣于邯鄲縣奉龍王廟鐵牌入京蓋親祈雨也塗上遇其至自邯鄲儀衛甚嚴自發燕京所過平原千里彌望皆麥長可一尺以旱故不能條暢然生意

朗廬阪谷素曰著意自高

勃然足觀地貨之美矣

九日過陶唐氏故都渡滏河水淺欲涸其源發於山西靈邱縣高氏山自廣昌來經倒馬關過完縣西北入唐縣界故又稱唐河又南與滋沙二水會為豬龍河東匯于西淀抵定州城有碑題曰中山靖王國過明月店則鮮虞舊都既而得一小祠祠前碑鐫伏羲聖里四大字明萬曆中所立祠則佛像羅列羲皇有知當言吾初不識黃面客也抵新樂縣直隸之地多植榆椿及棗採其葉和穀作粥至此則四面荒沙耕種無施民命所繫專在木葉又東北州縣槩乏薪炭

見山曰定州即盧奴城

紫微曰諧語入城

香巖李鴻裔曰此近年荒歉使然平世尚不知是之若然亦遠遜西南諸省物產之殷富矣

西疇秋原裕曰閩明人筆記云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啖居常地有餘隙不種蔬菜蔬拔草根醃藏以為寒月之用今參漸卿所言觀之真由民性之情耳

甕江曰此種景况我邦之所絕無直記其實足以驚人
桐雲曰入境問俗斷不可少

甕江曰所到記地名舉古今沿革此是緊要文字
西疇曰漢人輒以閩楚之橋抽與燕齊之梨棗相對自貨殖傳已然果是地質無古今也

掘草根以給爨或拾馬矢曝乾代炭以禦冬因思余客冬過山東每寢炕上臭穢衝鼻問之曰藝馬矢取煖也渡沙河宿伏城驛

十日渡滋河抵正定府即唐時恒州鎮州其地當燕趙郊多產棗梨正定至西安府踰井陘而經山西大原府是為捷徑然險隘不通大車故取路河南抵漳沱河以早久河身盡露所在揚塵間有刺水亦不濡軌聞京畿之水以永定漳沱為大漳沱發源山西繁峙縣大戲山經大原入直隸經平山靈壽正定至衡水縣南注寧晉泊又自泊東出經深州至河間府與

成齋曰此段卷中第一義
 即竹凡經世之略所存至
 論卓識可傳百世豈直益
 于清國君相而已哉
 敬宇曰溫古知新觀察比
 較真正學問真正經濟
 蘭地方德驥曰阡陌既開
 三代養民之制遂不可復
 迂儒泥古動稱畫井分田
 適為世人所詬病然果能
 相度地之高下川之支幹
 多為溝洫因勢而利導之

漳河東北渠會入南運河一支北出為子牙河匯于
 東淀蓋北地平行河流所經略無畔岸既不能防水
 又不能蓄水故雖大川巨浸冬春可布武而過一遇
 秋霖汎濫洋溢襄丘隴毀廬舍道路為絕若黃河則
 經旬不通舟楫余於是乎有感焉古之善治水者莫
 若大禹而其法則在盡力乎溝洫蓋周家井田亦不
 過做之夫井田豈必方十里之成而深八尺之洫哉
 惟隨地勢崇庫曲折疏鑿大以承小以水之蓄洩為
 度耳溝洫既成旱澇有備不待言矣經畫一定車馬
 不得踐田可以免蹈踐之患可以絕爭占之端定則

諸洩有資旱澇有備師井
 田之意而不襲其迹斯為
 善法古人然而北水利之
 議自前元虞伯生以建木
 朝諸鉅公先後論列奉特
 旨試行均不旋踵而罷豈
 天時人事尚有待歟抑三
 代終不可復歟作者特拈
 盡力一語苦心壁畫平易
 切實鑿然可以見諸施行
 有中原民物之責者可不
 憬然動念哉
 桐雲曰井田之廢久矣舉
 世亦鮮有講者得君此論
 慨然有三代之思焉文亦
 言簡意賅包括詳盡勝讀
 水利田制等書
 甕江曰說到溝洫利害引
 古徵今句句痛切識力兼
 備水經注文來雖美亦無

種菱藕養魚鳧隄則植榆柳毓棗栗三代之時地饒
 民富職此之由至戰國開阡陌廢溝洫水始為害地
 隨鹹鹵愈久愈甚以致今日之荒蕪乃知溝洫之制
 千古治水之要亦千古治田之要也夫禹域河川大
 抵渾濁其多泥不獨黃河陝西之涇渭山西之沁汾
 直隸之滹沱永定皆然故當其漲也渾流衝決已涸
 泥淤滯塞若使溝洫縱橫相接高下相承漲則疏洩
 以供灌溉涸則挑起以資糞養土之薄者可使厚水
 之淺者可使深然則為今之計亦唯在開溝洫而已
 矣但北地春夏少雨插秧最難及時即及時亦潤養

此着實之議論

蘭坻曰至論通論

中洲曰金收治田治水文法周備

桐雲曰柏鄉即柏人昔趙相貫高謀刺漢高處

德峰四谷恒曰我邦京攝
傍近之地亦往往有之
中洲曰高腹經學觸物抵
事則發

不足且土質踈鬆水易滲漏民又不喜食秬稻故不
必強為水田若溝洫則無不可得而行者苟數千里
之廣使其有畝以樹穀有畝以理水則水害去而地
利興是即周家井田之法亦大禹治水之意也過南
十里舖宿樂城縣即樂武子之舊封
十一日經李左車故里抵趙州古趙國也固城店即
鄆城其北有王莽城過千秋臺光武即位處宿柏鄉
縣北地皆白田正定以西田間往往鑿井深至六七
丈其引水有轆轤有驢車以補雨澤之乏易曰井養
而不窮聖人教之矣

蘭坻曰開溝洫理洫泊二
語足括畿輔水利之要
桐雲曰治水不外乎是
甕江曰加藤肥州善修隄
防銀臺公亦用意治水作
者生於其國故談水利妮
妮可聽

甕江曰此為下文教匪作
亂張本

錢雲峽雨稿

卷之七

六

水經文卷七

十二日渡泚河抵大寧舖以官道沙深左折取小路
過唐山麓任縣泊在其東相距極近凡京西南諸水
入任縣泊者十謂之南泊入寧晉泊者十二謂之北
泊蓋皆古大陸澤地余以為京畿之水宜濬深者少
宜暢達者多流不得暢於是乎怒欲殺其怒在開溝
洫欲暢其流在理淀泊故溝洫之制與二淀二泊相
終始厥功乃成講水利者蓋知之矣節于尹村燕趙
之郊墟市蕭條其適口者惟有雞卵耳抵順德府即
隋唐邢州當四方之衝民皆勤農多產黃梁及棉花
府中天主堂且二十餘宇蓋二京十八省皆建教場

聲牙土井有恪曰可謂毒矣一語破的。值此條之數百言。在記行中。最為簡妙。

中洲曰。近入二字。古人未道破。

敬守曰。先生豈念絕功名耶。豈不結耶。耶。夢耶。

法郎西國人來駐。教誘秋教。其用心。可謂毒矣。宿南關外。

敬守曰。曉行。實景。

十三日。早發塵埃。未起。殘月近人。經沙河。水方涸。無涓滴。沙深沒輪。三馬不能挽。一車更雇一馬助之。始能得行。踰臨沼關。抵黃梁夢鎮。盧生祠在焉。棟宇峻起。簷楹華彩。入門。帚痕如拭。不著一塵。池水彎曲。成腰鼓狀。上架石橋。過橋則傑閣三間。皆安塑像。前為呂仙。次盧生。次盧生睡像。壁上鵲詩。多可觀者。宿邯鄲縣。即戰國趙都。聞城北有學步樓。今廢。十四日。過廉頗墓。入車騎關。關倚小丘。石多。車輓過。

甕江曰。我邦亦產此物。俗曰糕。土人呼做干子。實屬創聞。

杜村店。為蘭相如故里。抵磁州。多產煤。見肆上甕土塊。其色灰白。呼曰干子。土人和麪作餅食之。渡滏陽河。一名滏水。發源神農山。東北流經邯鄲。匯于南泊。又渡漳河。河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為清漳。一出長子縣。為濁漳。至林慮北欽山口。合為一。由彰德西達於磁州。北折經臨漳。至廣平府。一支東出。入山東境。其經流北逸。岐為二。一東北經河間府。與滹沱河會。一北至冀州。匯于北泊。臨漳而上。峽束水激。至成安。則得地平坦。從其所如。肆然而放矣。宿豐樂鎮。鎮東十五里。有銅雀臺遺址云。

甕江曰三百篇皆記實與後人虛構求工者判然別矣讀到鷄鳴云云始知吾輩講詩不免邱書燕說

十五日夜半起點火蠅聲如沸詩人錯作鷄鳴亦非無謂匆匆上車抵彰德府河宣甲居相即此地。在漢為魏郡曹操受封後名曰鄴都前燕北齊皆都焉。跨燕趙之郊為中原要衝其土宜棉花過韓魏公故里田間唯存一小祠魏家營曹操屯兵處。菱里城在路右基址極小入湯陰縣為岳武穆故里後人置祠崇祀畫棟雕甍翬飛于林表四邊豐碑森列其鐫公書大者徑尺小則二三寸皆筆力道美想見其為人其餘名公碩儒題識不可勝記明人最多門外安秦檜夫妻及張俊反接鐵像人皆唾而過焉余嘗論使高

見山曰論古極精曲園俞樾曰論極純正

甕江曰與前蠅聲鷄鳴映照妙甚中洲曰此行不獨為地學亦為詩學欽羨欽羨水下梅里曰情景如繪

宗無殺武穆之心則雖有百檜無得逞其毒故殺武穆者非檜也高宗也古稱父子無獄君臣無獄彼與君父爭曲直者獨何心哉然則鐵像之設必非公所欲也雖然好忠惡奸亦出秉彝之不可已則此舉也與公之心竝行而不悖者與抵光村舖有愁紹墓血灑帝衣即此地宿宜溝驛夢寐中聞風泉喧騰聲諦之則驢馬齧芻也始知卧聞瘦馬齧殘芻句之妙此地客店卧房與馬閑相連止隔一牆或有別構者亦相距不過數武故馬嘶驢鳴常起於枕上

十六日過端木子故里渡淇水抵淇縣南關外有三

成齋曰包括數千年河漕海運之理熟察如指掌

仁故里渡衛水衛水發源輝縣蘇門山百泉經直隸
濬縣滑縣內黃過大名府城南折又東經山東館陶
縣臨清州為運河至天津三岔口與白河合入于海
大名之洹也淇也皆注于衛順德廣平之滏陽也漳
也皆經大陸會漳沔亦注于衛古時諸侯各食其土
故禹貢獨記輸貢水道秦漢以來封建制廢官俸兵
餉皆仰給郡國而運道始重矣漢唐都關中東漢至
晉都洛陽當時運道自江達淮自淮達汴自汴達河
而洛而滑蓋專以河為急宋都大梁則東南由淮入
汴西北由洛入河而後達汴則以汴為急元明都燕

中洲曰支那海運雖元時朱清張瑄大開之杜詩既言海運則其淵源在唐代論運輸沿革者是亦不可不知

桐雲曰因時制宜古今常理海運雖使於河運勞費較省然黃河為京師繁費若專講海運而河運不通則河道淤塞亦如人身氣脈阻滯所關亦豈淺鮮蘭地曰航海轉漕乃古今運道一大變局然竊謂海運雖不能止而河運究不可廢宜及時專力河渠疏通南北故道俾江皖湖廣四省漕糧由此轉運與海道相輔而行見為萬全之計

京元時用海運亦分道涉江入淮由黃河迺至中灤
陸運至淇縣入衛河以達京師則又以衛為急明時
疏會通河東南重運歲漕四百六十萬石皆由淮北
山東至臨清合衛水以達于天津清初仍明制此古
今運道之變也今則有火輪船駕駛大洋於是東南
徵糧多從海運民勞除而鉅費去此又近時之一變
也宿衛輝府府殷紂所都朝歌地晉曰汲郡後魏曰
義州唐宋曰衛州產絹及綿紬南關即孔子擊磬處
十七日發衛輝府風雨捲沙自窓隙亂撲車中之塵
可掬抵新鄉縣風雨愈猛奇寒襲肌乃頓焉雨徹曉

不止餘潤入地父老相慶曰吾蘇矣

甕江日累日記水至大行橫于前頓改舊觀奇甚

成齋曰自有竹而惹出下文多少議論所謂寸之雲雨天下若
又曰糖之入我邦在鎌府實朝時前此餽蠻之外用乾柿粉吾聞之昔宿云
贅牙曰記行中議論只如是輕鬆過去則畫亦無迹

十八日雨止曉霧塞路驅車行數里漸開霽則大行山橫于乾位如列屏障然大行起晉之澤潞南趨宋衛西走中條東北盡乎居庸綿亘數千里隨地異名燕京所謂西山者是也過武王同盟山一小丘戴木者耳經獲嘉縣渡小丹河宿修武縣是日泥滑馬痛十九日道路未乾抵造店脩篁如幄自出燕都久與此君別至此始見荷荷之色又多柿樹所至賣乾柿或刮取柿霜搏以作糖味最美北京所需乾柿取給于此斑竹亦運售于北京蓋河南之地桐漆桑栗無

最為得體

中洲曰滿胸經濟學觸物輒發

甕江曰說樹藝之利津津有味

桐雲曰田野不闢民生不給亦在上者之責也

對山毛祥麟曰規畫周至

不宜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一歲而盈丈柳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乃極目荒涼豈非以人事之未盡耶若竭栽培樹木蕃茂則其幹可以造屋而土墊覆草久雨屋頽之患除矣其枝可以為薪而拾馬矢掘草根之勞去矣且樹根糾結瀕河之地必免乎崩潰果實多收凶荒有備一舉而衆利得矣行數十里得一街市頗殷

闕曰清化鎮

二十日發清化鎮池沼夾道蘋葉田田蛙鳴滿地又有墟落隱見于綠竹間宛然鄉園風致也過丹沁二

鐵微曰鄉園之思隨處振觸得風人之遺意也

謝山曰洞見利病

中洲曰沃土之民遊惰東西同歎
穗峰曰我邦生絲之輸出亦有斯弊近來往往有織絹外輸之說蓋確論也
又曰上遂殆二十日始見水田其乏米可知

河沁河自山西境南流至懷慶府丹河亦自山西南經懷慶府分二支其一南合沁水為大丹注于河一東經修武為小丹至獲嘉縣與衛水合懷慶府為禹貢覃懷高畿內漢河內地多產蠶絲棉花蓋河南多產綿花而人家具機杼者百不能一舉而委之高賈遠致于江南女工之廢至此欲富得乎是日始見水田與麥隴相間隴廣田狹廣者麥已黃熟狹者秧針抽五六寸而已宿孟縣北門外有韓文公故里二十一日出孟縣則黃河矣河廣十里濁浪洶涌使人心悸宜矣秋潦一至汎濫數十里不復辨涯涘也

警牙曰山東渡黃河蓋利津渡大清河也又在冬時故狹小如此若淮安渡河則應不真此同也
樓溪曰觀水不可無此注意
曲園曰觀物有待之言

中洲曰史學亦觸物而發

予客冬過蒲台渡黃河廣可二百尺意謂名浮其實至是始知物皆不可以一斑聚全豹也東南遙望嵩山形如覆盆嵩山在偃師縣相距且百里群山當前莫之能蔽其高峻可知也黃河之水千里直瀉商旅避險不見舟行各港口唯有一二渡艘耳揚帆而濟雨微下中流洪波蕩舟搖撼不已達岸則鐵謝鎮也其西為孟津所謂河陽三城一在北岸一在南岸一在河中灘三城輔車相倚當史思明據洛李光弼退守河陽賊憚其躡後不能復西陝州因得以飭戎備而關中無虞矣今城湮灘亦沒於水遺址皆不可知

桐雲曰山邱華屋感慨係之矣

中洲曰宛然如日睹成齋曰龍蟠虎踞黃雲綠林帝城之氣象文辭亦莊麗

中洲曰有此小結束文法肅然

出鎮則光武陵繚以垣墻老樹鬱然過陵西走為北邙山車輪摩兩崖而登既至巔馬鬣封纍纍滿目漢以來帝王名臣多葬于此今不詳為何人陵墓俯仰今昔不覺泣下陵墓之間墾為田疇延袤十數里農夫皆着白布衣望之如群鷺俯啄然西北則沃野千里麥隴成黃雲大行龍蟠于東北嵩山虎踞于西南綠林一帶當前隱見于烟靄縹緲間者河南府也以日具疾馳入府則街上點燈矣燕京至懷慶皆為禹貢冀州域此日渡河始入豫州周成王營洛為王城下都東漢西晉皆都焉隋煬帝徙都于此曰豫州地

成齋曰首叙山河形勝次叙土產夥胸終及鴉片草蓋謂地勝產饒如此而鴉片一患不杜使至億萬生靈無誰類抑又何心也贊牙曰鴉片論不得不痛切此獨大聲疾呼乃妙

西疇曰支那人四億萬以全國版圖而其之蒙滿固在其中桐雲曰議論痛切如聞清夜鐘聲亦如當頭棒喝溺此者當知所反歟

居禹域中央黃河界其北連山蜿蜒東南走山北衆水皆注于河其地產穀最多又出絹布及綿花其西邊木林亦足給闔省之用近時鴉片日熾河之南北皆種之愈西愈多邊境僻陬之民無不食焉山西則不論男女食者居十之七蓋鴉片之出川廣雲貴最多而其品則雲南為第一然亦不如印度之和潤故富者必資之洋烟一歲所費不下二十金余聞清國民口無慮四億萬其食鴉片者居十之一為四千萬再以四十之一算之食洋品者且百萬則一歲所費二千萬金吁亦浩矣雖然食之有益於身猶之可無

甕江曰論鴉片之害何等痛切使讀者肌膚不寒而粟中洲曰殷鑒不遠豈可不豫戒乎

中洲曰與西京三條橋略相似

德峰曰橋上既無擊華子橋下又無陽春水使讀者不堪滄桑之感

中洲曰兵學亦觸物而發

敬字曰以地勢論史迹亦精亦確

見山曰成敗了然可與論史

益無害亦未足深咎而鴉片之性耗精促命其毒有甚於鴆吾恐百年之後四億萬之民盡瘵羸而生類幾於滅矣為民父母者寧可不早作之所乎哉
二十二日渡洛水往觀天津橋橋下皆平沙秋潦則水至云橋疊石構成望之如圓月就之頽壞不修行人皆自沙中過橋上無復人跡唐時詩人極口誇稱今則滿目索寞矣豫州之故都曰洛曰汴汴四面平衍特藉兵眾以為衛靖康之變金人長驅入汴以無險可據故也洛則險隘非汴都比然居天下之中亦四面受敵有守不能終日之勢李光弼去洛守河陽

當國家無事之時朝四夷而臨諸侯最為得勢一旦有事則四面受敵有不可終日之勢防患貴於未然此妻敬之所以勸都關中也

敬字曰彼人所常慣見而不言者詳記述述有益於吾輩寔非淺鮮也
蘭坻曰如讀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諸書
海南曰專主米飯乃我邦習俗使然歟前文已駁一縣欠米至此見總叙中原大抵皆然蓋彼邦習俗自古以然不必須米也

良有以也蓋河北關中能制洛之命而洛則不得河北關中不能自守故安史以河北倡亂洛再陷而秦漢則以關中定三河是豫州之大勢也
二十三日發洛陽抵荻水鋪王祥卧冰求魚處憩磁澗覓稻無有益西北民博麩為餅或為饅頭以充食又食高粱雖通邑大都少有食稻者即有稻脫粟而已又久蓄腐臭生蟲羹則割豚肉和油煮之胡椒葱蒜類亦油熬皆不可口醬苦酒酸而且不易得燒酒則所在有之釀以高粱其烈盛之蓋送爐底上安小鍋點火然之可以熟物西北所樹高粱為多蓋地既

海南曰生齒之繁可知
西疇曰支那之賊所過無
烟雜犬一空是其常態也
誦漢史有民避亂保嶺等
事今讀之釋然百聞不如
一見即是
見山曰天下承平久兵不
知戰陳為何事倉卒有變

廣行又無溝渠之設雨水稍多田畝淹沒高粱之為
物質粗而稈長能耐水此其所以多種也稈名秣稽
凡縛籬葺屋織蓆及爨炊皆取給焉過甘羅基渡澗
水入函谷新關地險多石關上為新安縣函關有新
舊之別漢元鼎三年置關於新安為新關舊關在今
靈寶縣即秦關也宿鐵門亦無稻殺鷄充食磁澗以
西所過皆山民盡力墾辟麥之已熟者棉麻之方秀
者青黃相錯風趣可愛此間往往見憑險築壘蓋邊
徼有警募民間驍悍之徒號曰兵勇率皆無賴喜亂
者苟駕御失術鼓譟逃竄聚為群盜延禍極慘民畏

不如召自民間者較為得
力然而易聚難散必然之
勢譬如病疽不能不飲去
毒之藥要在善其後者何
如耳

西疇曰嘗聞秦晉多地窖
人家頗以充蓄室富者或
藏粟數百萬石今據漸卿
言非特蓄物闔室居其中
蓋土中金湯也此人無
狂之室蓋此歟

之甚於虎狼非據壘自保無以避難也李自成張獻
忠輩蓋亦逃兵之尤桀驁者矣是日為清曆五月朔
二十四日抵石河橋自渡河至此往往見穴居居在
至今不變可謂奇矣崖腹高者去地數丈鑿崖為級以升降抵澠池縣城
西有秦趙會盟處宿英豪古三峭地三峭者盤峭石
之轉訛者歟峭土峭也石峭土峭後轉為石壕土壤杜少陵石壕
吏詩即是
二十五日發英豪石路凸凹雇二壯丁以助車抵廟
高路稍平多丐人宿磁鐘鎮沿路多產土煤每斤直
錢一文大抵銀一兩換百五十文錢

甕江曰記水利鑿之有據不特此也

香巖曰紀江漢河諸道脈絡如觀掌上螺紋中洲曰導稿所至必先記山水派脈然後踏綜州縣其間故使讀者一覽瞭然鄭樵曰禹貢之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兄蓋得此法於禹貢者矣

二十六日抵陝州古魏國即周召分陝處過石橋鎮馬首漸仰十餘里忽見黃河于脚下蓋陝西之水其大者三焉曰黃河曰漢水曰西漢水黃河自河湟而來盡寧夏北境貫于甘肅由府谷北偏南迤至華陰合涇渭而東至開封東北折經濟南入于海漢水自寧羌嶓冢東流又南經漢興境至于湖北郎西西漢水由秦州嶓冢西南流合白水為嘉陵江又西南至于四川廣元故漢水東南貫楚境之半西漢水西南且于全蜀其委並注于江皆行千里跨數省之地而大利害繫焉此禹域全勢陝甘據其上游者也靈寶

桐雲曰隋改桃林仍舊周之舊稱

縣為秦函谷地漢曰弘農隋曰桃林就宿焉陝州多石石橋鎮而西丘阜皆土矣亦往往有危岸絕谷隴麥黃熟刈者過半而嶠函之間則尚帶青色以山深候寒也

西疇曰函谷之險腐紙敗楮上不能知得者一見則曉矣吾人論文那古人或按地勢論成敗真可覆轍矣

二十七日渡弘農澗入函谷舊關自此而西一千餘里至隴關號為關中其山不甚高峻重疊相倚弘農在其東黃河帶其北古稱天險宜矣鑿山通路車不能方軌每里關崖廣僅容車兩車相值則避一過一故車夫必遙相呼應以為相避之地北邨至潼關所至皆是關上之山全身皆土不挾一石骨壑種麻麥

中洲曰一身字生骨腹頂膚四字妙

敬宇曰使讀者身亦恍然入畫中

中洲曰二句結前起後妙

紫微曰此亦補筆也

紫微曰此補更出入意外

中洲曰亦始多興矣

自腹至頂無復完膚過太子營抵閿鄉縣沿河而行沙深數尺馬屹立不進策之一躍而寸進而尺而丈而里抵盤豆鎮則夕陽如盤山影蘸水遠樹明滅墟落縷縷生烟恍然身入畫中矣

二十八日抵潼關禹貢豫雍分界于此山高與函谷相若亦不着一石土灰白色而疎鬆觸即崩關門譏

察極嚴出護照為證吏來見執禮頗恭又遣人護至

西安府初余之發北京衣冠滿冠為蒙古僧行

脚者狀以避人指目至此知余為優孟眾來集觀飯

店宿房俱極雜沓一路始多事矣關下街衢碁布出

中洲曰推道士過關者古有辨慶樞僧過關者今有漸卿

醬菜名最著出關則華山突而起壁立萬仞絕無依傍如插蓮華霄漢眾山為千葉環繞其趾在五岳中最奇絕使人顛望久而不能去過楊震墓抵其講學處傍林帶溪別開清境百世之下高風可仰宿西岳廟

總峰曰以汾陽之功之德猶不免於此豈易姓之國勢使之然乎
聲牙曰盧溝橋以來君亮與志信皆寂然殆不知其所在至此始突出如華山又如修武之竹葉川清風來故人想當為此條而發

二十九日君亮往探大華之勝余以微恙不能俱與志信發西岳廟過郭汾陽墓小壘一秦在池沼中墓標欹側龜趺埋沒壘亦駸駸為鋤犁所齧矣華州往年罹髮逆之災城市破壞客店極矮陋一室不能容二客過冠萊公故里夜達赤水鎮

漸御微志益天假之以壯文章也

卷之十一

鍾文堂藏

中洲曰山行實況

甕江曰許多勝景從他人口吻說出却是妙
穗峰曰以下君亮亦述人言而文則如漸卿足到目

三十日抵渭南縣小憩以待君亮下午乃至為余言
大華之勝曰由西岳廟南行十里抵玉泉院幽邃而
清麗洞中塑陳希夷睡像一溪流其前玲瓏照人沿
溪曲折而上兩崖如削路愈險山愈深水淙淙不絕
響行則流汗浹背止則寒粟生膚每五里有關設佛
像羽流居之隔溪危巖聳立當中窪為洞草卉攢生
空翠欲滴號仙人窟又五里抵青柯坪仰見西峰峭
壁如屏自此攀鐵鎖四十里始達其巔但無導者又
乏勝具不得已下山去雖然其大畧則聞之矣曰出
坪數百步有回心石乃攀鐵鎖初程也鎖盡則層崖

觀者敬服

相逼蔽天不盡數尺曰千尺幢迤而北又一崖斜出
有磴如梯曰百尺峽過車箱谷豁然得一境如晦之
出其直中繩墨曰老君犁溝接鎖踰溝右耳接崖而
行曰擦耳崖有赤白圈高三十仞曰日月崖又接鎖
而上曰上天梯北折踰金天三元二洞亂石笋立曰
升嶽御道為漢唐以來封岳舊蹟蒼龍嶺躍出天半
巨石聳于巔曰龍口亦曰通天門即昌黎投書處至
金鎖關則三峰蓮瓣始分路亦各殊右出為西峰左
出為南峰又左為東峯及玉女峰取右路上數里過
西峰院登蓮花頂有大石形如龜名曰脚石自西峰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〇十七

鍾文堂藏

院循布夷避詔巖而出于南峯半腹至仰天池是為
 華岳絕頂即所謂落雁峰石上有池凡三大者徑五
 六尺玉女峯在東峯之背度細辛坪過小石碇而造
 焉有玉女祠祠東角為白馬峯頂有石亦如龜石上
 圓坎徑圍可三尺即玉女洗頭盆也玉泉院道士言
 如此余聞之深以不往觀為恨過新豐街古鴻門也
 抵臨潼縣夜近半遂宿焉

西嶺曰驪山溫泉以太真
 名高古余然江北極少溫
 泉聞獨有驪山與沂州耳
 果然乎否
 桐雲曰今人想妃子當年

三十一日黎明往浴驪山溫泉泉在縣城南門外即
 唐華清宮遺址結構華麗男女異室而浴一室在最
 後者為御泓壘磚覆之穹窿如橋泓底敷白石方可

成齋曰溫泉水滑不凝
 脂而漲垢膩亦異于太真
 賜浴
 紫微曰又補
 朗虛曰其快可想

又曰雅趣適詩家

三十尺瑩徹可鑑寒溫適體嘗之略不覺臭味余自
 發京已月餘日客店無復設浴面膩體垢臭穢欲嘔
 至此洗沐數次殊覺爽快歸客次則紅旭初升辰牌
 抵灊橋古昔長安送行者至此折柳為別今猶存老
 柳數株其續栽者亦參參可愛河底皆白沙水行其
 上如鳴環珮古人云詩思在灊橋驢背蓋不誣也正
 午抵西安府即古長安自周及秦漢至符秦姚秦後
 周隋唐並都于此被山帶河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
 國者古者關中地專以稼穡蠶桑為重。風無逸所
 載可見也今則蠶利既不太廣而農則獨菽麥高粱

甕江曰歷秦古今農政之盛衰無限感慨

中洲曰吾邦開港而來情民爭先移住而山田則日荒見明氏之弊者將不在遠意

甕江曰此等景况我邦之所絕無亦奇亦醜西疇曰江北無圍圍蓋聚庶以下也晉侯如廁漢武母廁北齊文宣進廁壽史傳上或有之然士庶之有

亦惟翻犁播種而已既無糞壅之功又少鋤耨之力舊鑿溝渠處或有稻田雖其近河地隄岸稍高不復知有翻車引水之法也據史秦用鄭國謀富強甲於天下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皆能利民富國故古者天下之利多在西北趙宋以來專恃東南之漕而謀不及西北於是西北之地荒而民日窮矣府城規模宏壯街市填咽凡禹域客店獨傲卧房而無他具故行旅者必齎枕席衾裯始得涉遠北地又無園圃人皆矢於豚柵豚常以矢為食瘦削露骨有上柵者嘻嘻聚於脣邊驅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園

廁未之聞此漢俗之不可解者紫微曰隨處倒補波瀾不窮

桐雲曰市齋弄奸到處皆然稍不經意鮮不墮其術中成齋曰我江戶幕府首領權衡之制即虞廷同律度量衡孔子慎權量之意慢之豈能為國乎

圖之設雖不淨潔亦勝於無矣

木下梅里曰無一楮幣國未可悔

六月一日以銀換錢清國通貨止銀銅二幣銀鑄為

一塊形如舟航重五十兩或十兩又有碎銀秤稱而

後行發北京時就兌舖買小塊銀頂銳而底平重五

兩內面皆包銅而秤之輕重亦隨處有異同市僧之

姦可憎

二日腹痛下利

三日西安以西山路峻艱乃舍車而輜抵渭水帆檣相逐欸乃交和渭水發源於臨洮府渭源縣烏鼠同穴山至鳳翔府寶雞縣始成巨浸東至華陰縣三河

口入于河古所稱秦川八百里者是也咸陽以東舟
 船往來漕煤炭米穀咸陽以西行舟棹少蓋陝西之
 船皆方頭平底無柁無篷操手又不甚工以其往來
 費時日故行客商旅多就陸云涉水入咸陽縣宿焉
 漢渭城也夜步月上城墻極涼

四日抵興平縣為漢槐里茂陵之地獲藕粉食之蓋
 搗藕為粉漬水曬乾略如我邦製葛粉過馬嵬坡楊
 太真墓在道右一隴僅存有祠蕭然。是日遙望見終
 南山於烟靄間蓋陝省山脈自甘肅西傾而來為隴
 為岷據秦寧鳳漢之會分為二支其一東北出踰鳳

成齋曰叙山脈分渭南北
 結未揭其大勢以禹貢證
 之簡而明

桐雲曰漁洋驛程記無其
 詳
 甕江曰山脈分支寫得瞭
 然

紫巖曰結穴井然

翔為岐山為梁山又東為九變又東北為甘泉為嵯
 峨又東為荆山其尾為朝坂以盡于河皆在渭北關
 中人謂之北山一支東南出踰寶雞為太白山又東
 為終南秦嶺為驪山其陽為藍田山又東為少華為
 大華其陽為雒山雒山東為武關大華之東為潼關
 又東盡于河皆在渭南謂之南山自西傾至大華二
 千餘里東西相望南北相倚禹貢所謂西傾朱圉鳥
 鼠至于大華者是也宿長寧驛
 五日抵武功縣古郃國即右稷所封處陝西之地如
 西安同州鳳翔三府邠乾二州皆沃野千里實為陸

磐溪曰似學資傳頌川南陽之一章

暨牙曰邛山潼關何等戰地乃輕輕過去獨著鞭於五丈原是諸葛忠誠動人處

甕江曰詳記武侯遺跡可充坡仙五丈原詩之注

海與區而民少潤屋者以其止賴麥田不講水利常有恒陽之咎耳宿杏林驛夜熱甚
六日抵扶風縣有馬伏波故里以晝間熱甚謀乘月夜行入客館小憩已發則陰雲蔽月終夜仍苦熱
七日微雨數下熱猶不減抵岐山縣為古岐周地縣治即西伯舊城五丈原在縣南四十里君亮策馬往觀蓋二十五里得一深谿廣可十里水自溪中行即渭水上流也水南為太白山蜿蜒東走其趾為高原正當斜谷出入之衝臨水平坦數里如築而出者一見知為武侯下營處原上置侯祠水北有一丘相對

成齋曰顧前且發武侯經世之作用
桐雲曰民生教養斷不可少武侯之功澤及萬世

甕江曰先審地勢立論有據與吾輩紙上空談異香巖曰西北用兵難在饋運一語破的

紫微曰四字未經入道破而確有至理
成齋曰用四渭字而不厭其複

即司馬仲達設壘處大抵陝西少水田獨沿渭兩岸皆種抗稻相傳為侯之遺法余聞君亮言竊有感焉夫據蜀者戰不得不於秦非得秦中原不可定然而侯出兵常不能持久者以饋運不繼也於是乎屯田於渭濱以為根據一夕星殞不能成其志豈非天乎夜發岐山嫦娥屏影於雲間如與人相避者
八日渡汧水憩底店鎮夜半起程月光如夢抵渭水蓋渭水自寶雞東流過長安北咸陽在其北岸故余涉渭入咸陽左渭而西行數日至此又涉渭南走而與渭始遠矣立岸喚渡夜未晨無有應者令轎夫代

成齋曰初入棧道
甕江曰所謂難於上青天
者既已見其景狀
桐雲曰四句足抵一幅棧
道圖

中洲曰能記難記
敬字曰山中有材之地人
民製木器彼此相似者有
如此夫
甕江曰思鄉懷舊之語從
製器引入妙
成齋曰墮所見而興感與
永定河一段同工

擢舟

九日抵益門鎮則入棧道矣。溪水自萬山中來，亂石相排而出，涉溪路危岸而行。一路羊腸，循山盤紆，仰視天光如在井底。踰二里關，古大散關也。山益峻，路益險，下則深谷千仞，奔流激射，轟雷翻雲。下關十里，盲雨忽至，大如彈丸，下轎小憩。山中民多製木器，其法用圓木長四五尺，一頭插小刀，置之短柱上，引繩旋轉，以木材觸刀，大小圓器隨手而成。與我邦箱根驛所為酷相肖。因思前二年，出鄉趨東京，冒雨踰箱根之險，與二三門生相呼相扶而行，今乃涉萬里之

聲牙曰有恪足未嘗出門
其弱質多病，負出二公上
乃衰老日滋，猶不能死，而
及讀此冊，蓋亦幸中之卒
莫過焉
紫微曰：天入川中，雲亦奇
聲牙曰：夷雷翻雲，凡想也
大瀛仙路奇想也

聲牙曰：無石患泥，無泥患
石，宛然函根清景

香巖曰：棧中有兩石門，此
其一也

成齋曰：善狀
紫微曰：數行中叙三事，無

遠境殊俗異，而余與君亮亦皆弱質多病，侵霧瘴，踏
嶮艱，其得不死幸矣。度煎茶坪，雨益猛，奔雲滾滾，隨
開隨闔，須臾四面皆合，一氣混茫。從足所行路乃出，
如大瀛中浮一條仙路，飛行其上者，宿東河橋，冷似
秋。

十日過紅花鋪，山不甚高峻，而石角崑峩，動欲傾跌，
其無石處則泥滑無以措步，輿夫窘甚，投白家店，雨
徹明不止，冷甚。

十一日抵石門關，陡崖壁立，望之如門，蓋以是得名。
山之右聳者，騰空而下，蜿蜒如龍，與左邊一峰戴石

木雲山雨

重複累墜之病其筆勝也

作虎形者適相抵如鎖鑰然故又有雙鎖之名關踞龍背實棧道之咽喉也過此地勢稍平鳳縣即秦隴西地自此以西為禹貢梁州域阻雨留宿十二日雨

曲園曰人戴久句墓焉極工漢馬第伯封禪儀記云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光景與此相肖成齋曰賈漢復礪路之功蜀中第一紀事故首發之

十三日雨止踰鳳嶺孔道迂回乃取捷徑極峻後人戴前人而上既至巔有關俯瞰眾峰皆帖帖於肘腋下乃知北棧中鳳嶺最高也康熙中賈中丞漢復修治棧道凡山肩石嘴可燬錘之者施工通路名曰礪路其層巒拱峙中夾巨流山斷崖懸者則緣溪架木或疊石為橋名曰礪橋後人立碑嶺上以頌其功抵

聳牙曰泱水麓廢邱章耶自殺過戰地者凡被水攻之城址最宜著意觀之今但曰封章耶處讀記行者未覺心費一節文字然後下文六字研活潑也

甕江曰用筆極肖吳船錄

香巖曰余於留侯祠壁留題二律漸卿獲見否

錢徵曰別有天地非人間

三岔驛路始坦夷過廢丘關項王封章耶處宿南星街

十四日行五里道左有碑題對面古陳倉道六字踰柴關嶺石路高峻下阪十里抵紫柏山有留侯祠相傳侯辟穀處山邃水匯氣象深奧庭中種芍藥及他草卉白葩紅萼鮮妍可愛道士延升堂具茗飧堂後磴道盤曲琢白石為欄以達于巔巔有樓安侯受書像曰授書樓松竹交青淨不可唾低徊之間塵情頓消真清修佳境也宿大留壩葺爾一小聚亦置廳治焉聞廳中一歲經費率五千金而民之所出不過二

錢雲峽雨高

卷之七

廿三

錢雲峽雨高

紫巖曰奇景安可無新筆達之

桐雲曰景奇而筆亦奇妙在能達得出
中洲曰有奇巖怪石一句前後對句讀而不厭
朗廬曰畫亦不及

百七十金餘皆取給于京庫其土瘠民貧可知冬天多獲豹皮極賤

十五日踰畫眉關亂石聳起欲壓人而墜抵青羊鋪青羊水一名洋水雨則漲絕路過青龍寺行里許褒斜二水相會處經三交城遺址出武關驛古武休關也又有一水藉小艇以過抵武曲鋪道旁大石題千古烟霞四字山間有瀑裊裊瀉下風來颺之如撒明珠寢之水潄則蘸藍奔則翻雪奇巖怪石如蟠龍如奔馬棧道一綫通於其間行旅皆在圖畫中矣將入馬道驛有水曰樊河水勢迅疾不可橋橫施鐵鎖七

紫巖曰其險可想

成齋曰一句總提以下細叙

中洲曰畫致
朗廬曰讀者亦覺自忙

香巖曰總括數句得要領
桐雲曰自買中丞開棧道後行人往來如履平地不復歌蜀道難矣

條繫兩頭于石上排木板亭亭懸空徐行震撼不已疾步則否驛中新樵賤如草

十六日過青橋驛抵新開嶺為棧中第一勝境山皆如巨石砌成風箐露條彌縫罅隙垂垂欲墜其下則褒水紆曲匯為潭者漾青蓄碧深不可測沿岸皆平沙一白如雪與山嵐水鷁相映帶水西之山有懸瀑流入褒水架石橋曰卧龍橋橋西為閻王碓賈中丞燬石關路處蓋棧中之險有嶺有關皆以十數而碓為之最礪之險有燕子有火燒有小鬼有青石亦以十數而閻王為之最自中丞闢之險變為夷石棧如

中洲曰讀來肌生粟

又曰奇景狀得效

紫微曰古稱謝靈運為山

賊此惡謔也今讀此文探

幽鑿險如畫如活恐山賊

尚不能爾爾一笑

中洲曰吾邦奇石怪巖往

往刻字俗了天景東西同

歎

桐雲曰羊腸鳥道最為天

下奇險之境苟非其人則

砥置佛像焉更名觀音確有危巖聳自像紫橫對數
十丈日光不至水滴滴下幽陰凄冽夏而秋矣崖轉
路迴怪石攢矗有頂相抵者有肩相倚者有腹裂而
噴沙有股跨而奪路盤旋始能得過抵寢奴舖相傳
寢奴生于此經沙河河源出寢城西北黑灘山下東
南流至于此與寢斜二水合而為匯當雨漲則絕渡
抵將軍舖一大石屹立水中狀如兜登名將軍石面
鐫屹然砥柱四大字自此一蹊旋轉而上曰七盤嶺
嶺下二大石臨溪對峙所謂石門也故道循麓由石
門而行漢熹平中楊淮嘗作頌今則路轉出山脊兩

亦忽略過去此地之所以

貴入傳也讀君此記不啻

置身青嶂碧巖間

紫微曰從旁面烘染

急則瀑水四集不可過因新架石橋曰天心橋過橋
路益高峻又無樹林可蔭一步一喘登涉之艱極矣
巔有關曰雞頭關前大石狀如雞頭故名關上祀關
帝羽流設茶亭于旁行旅成就憩焉隔溪山腹有白
石瑩然照映相傳為漢時山神所化道光中有二煉
師就關西偏依山架木設像奉之過者多進香號白
石土地廟髮逆之亂罹災同治中再造輪奐映日禱

福之碑纍纍相依數里不絕甚矣人之好怪也出廟

則眼界豁然寢中縣邑皆集于履舄下秦棧至此盡

矣下山七里宿寢城縣漢中府在寢城東十餘里實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廿五

海南曰七盤旋轉瀑之透

徑其險可想至是豁然開

達其喜亦可知

敬字曰好怪邪人亦甚焉

非獨華人也浩歎

曲園曰漢光和中白石神

君碑又非此也

南鄭也

中洲曰兒童走卒亦知敬公
敬字曰蜀之名高天下由
于宋玉司馬相如諸葛武
侯杜子美蘇家父子而武
侯為之魁何得不詳述乎

十七日發褒城抵黃沙鎮水經注云鎮武侯所開或曰侯製木牛流馬于此過舊州鋪抵何家營沔水自營南過隔水一山為定軍驍夫忽呼曰武侯墓武侯墓蓋墓在山腹蒼蔚間未至沔城五里侯廟在焉古柏數十株四面垂翠與畫簷朱棟相掩映廟中安侯塑像葛巾羽扇巖然儀型不覺改容像旁有石琴長一尺六寸而贏徑一尺崇殺徑之八而又微贏上刻章武元年四字古翠可愛叩之清越相傳為侯所愛撫據史景耀六年習隆等表請就墓立廟奉祀以從

香巖曰以善筆驛為是

成齋曰應前
中洲曰幽邃深巖使人肅
然

民望詔從之沔陽之廟蓋始于此矣廟及何家營舊州鋪皆為古陽平關遺址侯經營中原前後八年多駐軍于此或云廟即籌筆驛或云行營遺址未知孰是陳倉道在祠東北二十里由百丈坡而行侯出兵散關魏武由陳倉入蜀蓋皆從此道也廟右數十步有馬起墓渡沔往拜侯墓浴水而東可十里有堡子坪遺址即侯舊壘也過迴水青龍二橋入墓門門中有小祠亦安侯像過門數十武一土堆隆然而起實為侯墓墻垣圍之墓上草冷常濕松柏參天遮蔽蔽日光其枝下垂數十尋翠色欲滴墓後二桂樹僅出

敬字曰急着

穆峰曰引據的實

香巖曰通人之論
成齋曰篤論可以解千古

地則皆岐為六七，大皆數圍，蜀中桂樹無結子者，獨此樹結子云。君亮乞得數枚，明萬曆中趙健來相地，勢指侯墓為偽，遂就墓後數武更立一碑，東北面題曰漢丞相諸葛忠武侯之墓。按蜀志曰：因山為墓，不起墳隴，水經注又云：因卽地勢不起墳隴，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不知塋墓所在。夫北魏時距侯沒不甚遠，而道元之言既如此，不知趙健何所據而得實之也。嗟汚人之於侯，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墳曰爺墳，廟曰爺廟，歷代相沿，以致崇敬，其所傳必不誣也。蓋侯之英靈洋溢乎千歲，體魄所藏岡巒環圍，松柏

紛紜
敬字曰豈唯定軍一山舉
全蜀之地謂之侯墓亦何
不可

甍江曰：魏武造七十二墳，人不搜索其藏魄處，孔明不起墳隴，後世爭建廟作墓，忠奸之報相懸如此。敬字曰：中央議論非有意於文，而文情自妙，文心自至，敬服敬服。又曰：陸放翁曰：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祠丞相墓。松風想像雨吟猶思幡然。答三顧，余好誦此詩，今讀此文，不堪神往。桐雲曰：能將武侯命葬心事，旁推互動曲折傳出，昭如日星，不意諸葛公於二千餘年後得一真知己。

葱蔚望之者，誰不肅然起敬，則舉定軍一山皆曰侯墓可也。若必求尺壤寸土以實之鑿矣。山下一水環繞，其洑可容萬軍，卽黃忠斬夏侯淵處。顧侯與昭烈水魚之契，千古無比，其薨宜依惠陵而葬也。乃遺命葬于定軍，後人遂言山有王氣，侯墓方絕山脈。此風水之說固無足取焉。或以為沔古陽平，其地控三關，當蜀道咽喉，侯死葬于此，遺靈猶壯山河，是乃風雲護儲昏之說，稍為近理。然不如嚴如煜之言最為得侯之志也。曰：高祖封漢王，都南鄭，由故道度陳倉，還定三秦，是沔陽固兩漢帝業所由基，昭烈之興也由。

德峰曰定軍千古名地故窮力叙寫排俗傳駁妄說未引嚴氏之言畢之不復着一語妙甚

葭萌米倉進營定軍，馘淵走操。當時君臣，憑定軍形勢，慨懷先烈，昕夕規籌，為興復大猷，則定軍固侯與昭烈壯志之所寓。其後侯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營于定軍，申明陳法，築城峙糧，崎嶇褒斜，鞠躬盡瘁，死而已者，侯之身死而未已者，侯之心埋骨故壘，丹誠耿耿，依昭烈與高帝之靈，告後人以興復之必在漢川者，詎不壯哉！夜宿沔城。

十八日，雨霏霏不已，抵沮水鋪，為漾沮二水會同處。沮水出鳳縣，即沔水，經老林數百里，受諸溪澗水，西流至此，合於漾。漾水在甯羌大安驛北十里，入沔縣。

盤溪曰妙在輕點

境又東，合玉帶河，既與沮會，更挾白馬、舊州、黃沙諸水，東北流為巨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經青羊驛，宿大安驛，是日道路險夷相半，沿塗新秧蒼翠，可人。

紫微曰簡潔

十九日，大安至黃壩百四十里，溪澗溝渠甚多，所謂七十二道，脚不乾者。過烈金鋪，路歧為二，左出走陽平關者，為松龍捷徑，取右路而行，抵大寬川鋪，兩壁相轄，視天一線，水漱足，潺潺然。踰五丁關，香巖曰即古金牛峽山處巖巒陡峻，亂石嵯峨，路廣不過數武，秋潦一下，波流激湍，縱橫回轉，行旅病于經涉，抵滴水鋪，峭壁

又曰水聲潺潺，常語也。加一漱足字，便精警奪目。化朽腐為神奇，自是君身有仙骨。

翼張有水滴滴不絕因得名經溪流數道抵浣石鋪過柏林驛又經小河十道宿寧羌州是日走山嵐間數十里雨又不絕在轎中衣襦皆濕

二十日衝雨發經小河口道過牢固關抵黃壩驛所謂脚不乾者至此而盡矣踰閔家坡山隘而隆次為七盤關尤高峻會天雨泥深尺許足一陷不可復拔乃取道于山麓自溪中行水深沒膝輿夫躡石以取淺左深則右右險則左余在輿中搖搖不已舍正路而僥倖於危險似智實愚矣宿木寨山一名教場夜寒甚一燈閃青明滅覺鬼氣逼人

中洲曰危處變為奇文

紫巖曰天下事大都如斯

桐雲曰八字馬而有味敬字曰新晴曉景寫得如畫非慣熟者不能言

甕江曰種種形容造語新奇不襲鄴與柳苦心可想敬字曰細寫大石詭形異狀頗與蒙莊語地類相似香巖曰觀大斧劈披麻紋諸語作者必通畫理

二十一日日出日杲杲人馬生影過神宣驛相傳為古籌筆驛抵龍洞背即蔥嶺有洞名曰龍洞一水奔突趨于洞中有聲淅然嶺上有玉皇觀甕宇紺碧隱見于林木間循叢薄而登以達巔大石攢列遍地有昂頭而仰天如巨龜者有隆肩而曲喙如素駝者有如蜂房者有如燕壘者偃倮而跪拜者憤起而暴怒者面平如砥者頂鐵如笋者鐘卧者鼓懸者鑿成七竅者皴裂成披麻紋者殊形詭狀備極奇觀道左又有屹然矗立如數朵蓮華相附著成一大片者高廣各可三十尺最為絕特蔥嶺古龍門閣記之者曰石壁

斗立、虛鑿石竅、架木其上、比他處極險、杜少陵亦云、途危石滑、今則孔道豁開、踏磴而上矣、宿朝天鎮、鎮枕嘉陵江、距昭化百三十五里、乘舟而下、一日可至、然大險矣、

西疇曰、以下如讀水經、鄙注目眩心悸、又曰、讀工部詩、須先自此文入去、成齋曰、前曰後人、戴前人狀其直高、此又狀其迂回而上、中洲曰、讀去如躬攀之字、磴、名手妙手、紫微曰、描寫盡致、畫石之外、又畫水、不識較諸王摩詰五日一十日一者、何如

二十二日、踰朝天嶺、石磴盤空、為之字狀、數步一憩、賈勇而上、前人之已遠者、却來在後、人頭上矣、蓋蜀道之難在棧、而此棧、鳳嶺為最高峻、西棧則莫過於朝天、遍山大石、皆穿百孔、自面達背、如水波衝擊而成者、隔江斷崖、有飛瀑數條、皆異其勢、有數級相承、水循焉而散漫、如冰綃段段相續、飄緲于虛空者、有

桐雲曰、雖前浩閣、亦當摘筆、中洲曰、龍溪、英、殊、屬、得、判、然、若、借、此、筆、寫、日、光、山、七、十二、瀑、為、七、十二、樣、文、何、等、壯、觀、

德峰曰、我邦、曾、前、羅、漢、寺、與、此、相、似、

中洲曰、不可無此一論

崖腹深陷、水自崖唇、一直瀉下、如萬斛珠璣、傾筐翻倒者、洵巨觀也、沿江之山、其著者曰金鰲、曰飛仙、皆生毛而小矣、抵千佛崖、斷壁拔江而立、唐利州刺史韋杭鑿為棧道、鐫佛像于崖面、爾後繼鐫者益眾、有如巨人者、有不盈尺者、有立者、有坐者、有特露頭面者、有笑若顰者、有合掌者、有舉手者、刻劃精巧、金碧輝煌、崖盡則石櫃閣、與龍門飛仙、踰為三閣、閣中羅漢寺、乾隆中所創、一農夫耕於山腹、獲石似神像者、二十餘軀、以稟官、官為募化作寺奉之、即是愚氓喜怪、猶可怒焉、官而誇掖之、何與、宿廣元縣、為古利州、

西蜀之首站也夜多蚊初設帳是日為清曆閏五月朔

二十三日過榆錢鋪踰桔柏渡宿昭化縣嘉陵江自朝天鎮貫群山之間而走以至昭化兩輒潦集道之憑高者善崩低則沒水近歲相勢施工就其低壘石成隄就其高伐木為埂覆土為橋行旅始免於患夜有盜奪衣物去

二十四日阻雨

二十五日微雨發昭化有費禕墓踰牛頭山屏障西南蜿蜒而穹窿古名天雄關有祠祀關壯繆憑欄遐

中洲曰遇盜亦入文覺奇

成齋曰文辭直與劍山爭奇而堆堞一句尤為警拔

中洲曰多少奇景得三喻瞭然在目香巖曰少陵劍閣詩最得形勢大概此尤詳細

矚四壁山光一虹烟水宛然畫圖也抵大木戍即古白術嶺極高峻當前崛起者為大小劍山層層相倚綿延南北且百里在南者其銳森然指天在北者皆攢歎于西南益進與山近北者隱蔽不復見南則陡絕如削橫劃一帶高者三四丈低亦不下於尋望之如雉堞上插千百鋒刃者半腹以下陵夷而大石錯落張勢爭雄皆潤黑作鐵色行里許截然中斷上壘石為關即劍關一曰劍門又曰劍閣過關數百步為姜伯約駐軍處其下一水瀉瀉鳴隔水丘上有伯約祠過祠入劍關驛宿焉是日山路極峻險其土亦植

紫微曰得此數句又與以上描摹奇險迥別何物文心狡獪乃爾

而滑坦處敷石陂則為磴以防顛跌余自得劍山步
步呼奇叫快不覺輜中傾軋之苦也

中洲曰處換景變處非高
手不狀得如此
敬字曰看山與讀書同故
解讀書法者必解看山法
余久抱此說而今又徵於
茲卷矣

二十六日冒雨行里許得一山穹然而迤長兩邊陡
絕巔則平坦官道所經有華表揭天成橋三字停輜
北望劍山其岩崑爭峙者皆成大斧劈累累不絕又
有突起其後者綿數百里愈遠愈峻鋒鏑皆聳于雲
表而嚮所謂雉堞則無見矣蓋關前後山勢皆成劍
鋌而取趣谷不同是天之所以鑿一門而截斷之與
宿劍州州城北負漢陽山南面鶴鳴山山左右合而
城適當其窪狹而與其勢宜攻而不宜守

成齋曰說攻守語短勁

曲園曰元表捐清容梓潼
青詞有云維桂籍固嚴於
取與而芸編復驗其勤勞
又梓潼醮齋文云允懷一
經教子之心適值大比興
賢之咸雖登崇有數難以

二十七日過柳池溝抵武侯坡武侯出師常憇于此
後人因立祠焉宿武連驛古武功治也北山覺苑寺
唐貞觀中所創至宋寶元始賜命名寺有顏魯公道
遙樓三大字碑字徑且尺筆畫道勁真可寶也是日
微雨
二十八日過上亭舖一名琅璫驛即明皇聞鈴處抵
七曲山有文昌廟極閎麗文昌不知何神道家謂上
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并人間錄籍元仁宗加封輔元
開化文昌司神帝君其祠曰右文成化世遂謂文昌
實司科舉柄延入學宮正學之不講人心之卑汚可

預祈然神化無方終期默
運然則士子乞靈於梓潼
之神蓋自來已然
蘭地曰科舉之法隳美至
于今日上求其實下應以
名人人有繳倖速化之想
於是文昌之祀遂徧天下
而茫然莫問其所始嗚呼
可以觀世變
中洲曰如吾邦遍祀菅廟
則有謂
敬字曰東坡詩曰北客初
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
山送險之名或原於此
成齊曰兩棧已盡故述棧
中全形
甕江曰意到筆隨麻枯撥
痒
敬字曰使耳聞巴蜀之險
恐懼震足而不復西者頓

勝嘆哉對廟巖上有盤陀石相傳為仙蹟亦祠祀之
祠上古柏一株蓋千年外物無鱗甲無枝葉挺然轟
立若虬龍繚以石欄攀欄試兀以驗其枯否覺微有
津液下山則送險亭蓋西棧之險至此而盡所以名
也初余經直隸至西安一路荒涼稻米不易獲意謂
中原秦中而如此蜀棧則深箬宿莽狐兔所窟虎豹
所噪道塗險狹行旅皆負擔而過無由得粒食也既
入兩棧山間之地皆墾為田圃巖縫石罅無不菽麥
所至雞犬相聞牛羊載路路之險者鑿而闢之棧之
危者磴而欄之死為康莊兩騎聯而走矣都邑則繁

起一遊之思者非此文耶

紫微曰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成齋曰老柏松竹桑樹叙植物蕃盛以補前段之遺

成齋曰鉅流亦砌石塗墍與中原之無河道異別

盛客店則闕壯肩輿紛繹晝夜不絕小站亦皆炊膏
梁以待客吁天下之事每出意料所不及非深于閱
歷者寧可與語之哉下古瓦關關下有劍泉寒冽沁
骨抵梓潼顧望來路惟見群山萬嶽翔舞於雲際恍
然疑從九天飛下也

二十九日雨發梓潼劍關至此老柏夾道大皆十圍
相傳為蜀漢時所植抵宿化鋪翠松蒼竹依依迎人
又多桑樹過炕香鋪殷雷一轟暴雨傾注渡涪水宿
綿州涪水為西南鉅流砌石為隄塗以白堊皎然如
雪

紫微曰文亦有出險入夷之致
成齋曰一幅桃源圖

中洲曰佳景

中洲曰記器拔處每每精細入神非百鍊之手則不能

三十日渡茶坪河行數里有石屹立于水屋秀聳騫舉大如一茅屋面鵲飛雲翥鶴四大字經皂角鋪夾路秧田方經新雨蒼翠染衣山回溪轉松竹深窈茅舍八九乍見乍隱炊烟如帶隨風搖曳適有驅犢至者放歌一聲響震林表顧余而笑豈沮溺之流歟過朝天寺在古為翠望亭因明皇得名蓋取翠華臨幸之義也縣志載陸欽翁遊翠望亭讀宋景文題詩今無所考宿羅江縣梓潼以西多水田其臨溪者設一大翔車輪上逐次繫數十桶桶皆可受二升水盈桶中車輒翻轉致之岸上以注于田其距溪稍遠者鑿

池蓄雨以資灌溉大抵陝東北土灰白而疎鬆陝西南則赤埴且膩

七月一日抵白馬關翠柏滿山麗靖侯祠在焉渡綿陽河抵德陽縣自此西南廣袤千里土厚水深真天府也東北環以群山巍峩相倚西北則一髮遙翠浮於天際而已又涉水過小漢鎮宿漢州

二日過彌牟鎮有八陣圖四旁象城門中置土壘高約三尺逐序羅列今猶存七十有二廣輪蓋三十六畝而贏有武侯祠面八陣圖其背則鎮城也祠旁攤雜貨以待客者店相屬往來成市聞蜀中八陣圖有

中洲曰讀者亦眼界忽豁然不覺呼快吹烟者久之

二焉其在夔州魚復浦者蓋行營布陳之遺制所以
 防江路也彌牟則為成都近郊豈其平昔講武之場
 乎駟馬橋即古昇仙橋司馬相如題柱處過橋又有
 武侯祠從祠前過入成都城

棧雲峽雨日記卷之上終

